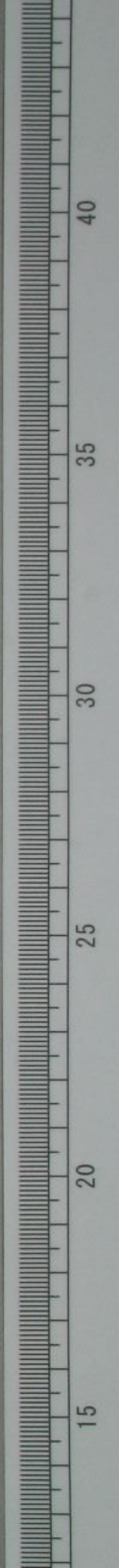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9
13

13



文庫 11
D 289
13

元書卷六十七

邵陽曾廉撰

合刺合孫阿忽台二康里李孟列傳第四十二

合刺合孫幹羅納兒氏元同姓也曾祖乞失里事具始祖諸族傳
祖博理察亦曰八達子太宗時從拖雷太子攻河南取汴蔡滅金
竝論先功賜順德路萬四千戶爲食邑父囊家台從憲宗伐蜀卒
於軍三世後皆贈功臣三公封王賜諡合刺合孫善騎射工國書
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功臣後命掌宿衛襲號荅刺罕十
八年益封江南欽州路萬五千戶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
時議以江南獄隸宗正府合刺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
去數千里欲遙制其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十八年尙書右丞相
桑哥事敗帝以其黨要束木大擾湖廣思欲安之而難其人月赤

元書

卷六十七

合刺合孫等傳

元書 卷六十七
察兒舉合刺合孫臺臣言宗正無繼者請留之帝重湖廣卒使合
刺合孫行合刺合孫則舉禿忽魯以自副許之於是以禿忽魯爲
湖廣右丞合刺合孫執要東木以歸於朝民爲之大快而其時江
湖間多盜禿忽魯言其魁喬大使在九江郡守受賂蔽之因計禽
之斬於市諸盜以息已而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
安南合刺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
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牘請署弗荅再請則曰姑緩之使
還報罷民皆感悅未幾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
行省合刺合孫曰此土著之民內足以實虛地外足以制蕃寇可
不煩士卒而饋餉足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
與之大德二年進江浙左丞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左丞相自遷
都北城以南城國子學爲大都路學乃立國子學於國城之東然

久未建宣聖廟而學舍尙寓他所合刺合孫乃始立廟竝以學附
焉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五年右丞相完澤以雲南左丞
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天下功蓋萬世今上嗣大祿服未
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合刺
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劉
深竟出師至順元以賄致亂二年乃平事已具阿察傳於是帝悔
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合刺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
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完澤薨轉右丞相合刺合孫斥言
利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又嘗言治道必
先守令於是精加遴選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
治臧否人材顯晦年穀豐歉采可行行之復定官吏贓罪十二章
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歲車駕幸上都必以

合刺合孫留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惟頗信合刺合孫合刺合孫以一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其冬帝疾篤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成宗崩時懷甯王撫軍北邊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在懷州左丞相阿忽台等承成后意欲立安西王阿難荅合刺合孫密遣使北告按台南告懷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竝不聽文書皆不署眾欲害之未敢發及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已入臨成后遂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先二日列牘請署合刺合孫乃立署之眾大喜莫知所爲明日以太子入執阿忽台及安西王等皆就誅自冬至春未嘗一日至家休沐也其夏武宗入京師拜太傅錄軍國重事賜宅一區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眾莫敢近諸王秃刺實手縛之

以功封越王三宮盡幸其第合刺合孫曰秃刺疏屬而加一字之封非祖宗之制也不聽自是非親王皆得封一字王矣秃刺以此怨合刺合孫因譖之曰方安西王謀干大位合刺合孫不嘗署文書乎由是以太傅右丞相出行省事於和林詔以北邊須重臣鎮守爲辭時太師月赤察兒方爲和林右丞相乃復改合刺合孫爲左丞相至鎮相得歡甚乃分遣使者振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從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兩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閒歲得米二十餘萬石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藩王禮其歲薨詔爲買地葬昌平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順德王諡忠獻文宗時御史言嶺北行省

乃太祖肇基之地昔太師月赤察兒太傅荅刺罕保安邊境朝廷遂無北顧之憂其久而見稱如此子脫歡厚重不尙苛察喜讀書襲號荅刺罕歷南臺御史大夫江浙左丞相

阿忽台燕只吉台氏父忙怯禿以千戶從憲宗征蜀有功卒阿忽台爲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不知其所歷官大德七年左丞相合刺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代爲左丞相九年郊祀以合刺合孫阿忽台及御史大夫鐵古迭兒爲三獻官是時成宗連年寢疾事多決於成后后知合刺合孫賢頗信任之詔省臺院官政事悉聽合刺合孫總裁而阿忽台厚自結於宮闈遂詔與右丞相合刺合孫整飭庶務凡銓選錢穀等事一聽裁決百司勤怠悉以名聞然合刺合孫嚴正而精敏阿忽台雖與其政不敢撓其權也初成宗立太子德壽幼而懷甯王兄弟親而長成后遂忌之爲出愛育黎拔

力八達太子於懷州無何德壽薨成宗疾漸革成后以旣已疏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則恐其復入報怨於是決意召安西王阿難荅於和林成宗崩欲立之屬合刺合孫合刺合孫不應屬阿忽台阿忽台從之乃結平章政事伯顏八都馬辛等以其輔安西王阿忽台多力恃勇而疏旣欲立安西王又欲請成后垂簾聽政已又集議大行皇帝祔廟及攝位事合刺合孫不至遂不能決而仁宗已入京師阿忽台遂爲諸王禿刺所禽語在武宗紀烈祖諸王傳伯顏八都馬辛亦皆誅死伯顏賽典赤瞻思丁孫也阿忽台子自當別兒怯不花皆別有傳後別兒怯不花子達世帖木兒爲平章政事竟贈阿忽台和甯王謚曰忠獻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遂以康里爲氏父曰牙牙初太祖時哲別速不台攻康里牙牙及其兄曲律皆幼母苦滅古麻里氏以國

亂欲歸朝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負重止其處候之無求者發視之皆西域重寶也苦滅古麻里驚歎曰此殆天資我東乎遂驅駝載二子而東時太宗立盡獻其所有於是二子事帝其後從憲宗征蜀顯立功績牙牙後封康國王終雲中王阿沙不花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之土田奴隸使居天城會西蕃遣使有所請既諭遣之而帝忽忘其事以問近侍諸大臣皆莫能對阿沙不花代對甚悉帝怒曰卿等當任天下反不如一童子耶既而從皇孫禦海都於沆海嶺有戰功皇孫立爲成宗授大宗正札魯花赤兼兩城兵馬都指揮使成宗崩成后欲立安西王阿難荅而稱制右丞相合剌合孫以懷甯王爲親然方在北邊遼遠不相問適遣康里脫脫來京師計事阿沙不花弟也乃令急趣懷甯王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合即止其驛馬阿沙不花見事急即與同知通

政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以去俄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奉母入臨阿難荅等謀以太子生日僞爲賀因舉事阿沙不花知之言於合剌合孫曰先發制人後發無及后一垂簾則我輩束手矣合剌合孫遂定計執阿難荅語在合剌合孫傳於是太子遂稱監國而遣使迎懷甯王初懷甯王聞變躬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知樞密院牀兀兒由東道俱南行會於上都及聞阿難荅已就執而太子已監國也遂遲疑不進使者還傳王言曰非阿沙不花來不可阿沙不花因奉衣帽尙醞以往至野馬川見王具道諸始末且曰太子監國者所以備他變也日夜望王君天下豈有他乎王乃釋然以爲平章政事及即位特進太尉阿沙不花性忠實無所回顧有近臣善蹴鞠命賜之鈔十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進而賢者日退矣如

國家何乃止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等待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知祖宗所倚託天下所仰重而惟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自今無惜於諫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其守正如此俄進開府儀同三司遙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行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至大二年薨後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上柱國順甯王諡忠烈子伯嘉訥爲京尹釋冤獄有名終翰林侍讀學士

康里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禿蠻獵燕南使歸獻所獲世

祖嘉其莊重命入宿衛成宗初遣脫脫以名鷹賜太傅伯顏伯顏問知爲雲中王牙牙子也嗟異久之懷甯王鎮沅海嶺訪人才於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薦之以行脫脫戰沅海甚力而諫王無輕出大將朵兒朵海亟稱其忠王亦深重之旣而成宗崩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靖內難稱監國已遣阿沙不花迎王而太母宏吉刺氏頗信方士說以運祚修短疑慮之辭使告王王遣脫脫入見太母以達其意太母爲之愕然復遣之趣王入語在后妃傳於是武宗卽位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稱協和焉初脫脫之入見太母也武宗命脫脫同知樞密院事及還報問視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扈從之臣先獵名位懼累聖德故未敢也時只兒合忽知樞密院先有憾於武宗至是將置之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先尋私怨恐人人自危也况只兒合忽習先朝典故今之

賢也帝乃宥之遂以脫脫爲御史大夫封秦國公改平章政事明年復還長臺俄拜左丞相至大二年又改知樞密院事武宗復立尙書省脫虎脫三寶奴爲左右丞相三寶奴因謀易置皇儲以脫脫爲帝潛邸舊臣可引爲助也三年獵於柳林亟邀之還因以謀告脫脫曰皇太子躬定大難功在宗社未可動也三寶奴曰今日兄授弟後日弟授兄之子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自鑒之三寶奴等不虞脫脫之異己也索然而罷脫脫見尙書政事之日紊也遂言於帝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何以濟緩急乎願從中書所掌舊制於是詔凡濫受宣敕赴屬所納上然脫脫持大體不務爲苛切諸王有告齊王八不沙反者脫脫辯其誣語在烈祖諸王傳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脫脫以爲時方謐靜不宜生事不聽幾於激

變初帝旣宥只兒合忽至是年察八兒來朝諸王大合故事必命近臣宣敷王言以爲告戒只兒合忽具其言以進果稱旨及宴脫脫陳之於坐皆歎服語在三宗諸王傳帝乃歎息美脫脫曰博爾朮博爾忽先朝人傑脫脫今之人傑也四年復爲中書左丞相武宗崩皇太子遂誅尙書省官脫虎脫三寶奴等及卽位亦出脫脫爲江浙左丞相脫脫猝見疏仍坦然任事杭城故有龍山河通於運河堙廢已久眾謂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皆難之脫脫曰吾陛辭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終月而河成是時右丞相鐵木迭兒希太后意以武宗子和世琜爲周王出鎮雲南而立皇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遂譖脫脫武宗舊人將有異議遂逮至京帝命復還行省尋徙江西左丞相英宗

嗣位召復拜御史大夫時鐵失爲大夫忌之奏改南臺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杖之將謫之雲南會鐵失以大逆伏誅乃解家居五年泰定四年薨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和甯王諡忠獻脫脫嘗卽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其沒也祠焉子九人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迺玉樞虎兒吐華最顯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爾皆別有傳玉樞虎兒吐華歷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右丞四川平章政事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也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官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任川陝因徙居興元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輩行與交至元十四年隨父

入蜀行省臺交辟薦皆不就後以事至京師右丞楊吉丁奇之薦於明孝太子得召見東宮俄明孝太子薨未及擢用成宗立命諸行省採訪先朝聖政備史官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懷甯王及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皆未出閣有薦於裕聖后者曰布衣李孟宰相才也宜爲太子師傅會懷甯王治軍北邊孟爲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曰陳善言正道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不造謁沮之改禮部侍郎命亦格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奉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太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俄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右丞相合剌合孫密使來告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疑不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

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
姦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太子猶豫未決孟復進曰
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保豈暇論宗族乎太
子懼然乃奉太母還都是時合刺合孫稱病堅臥太子使孟往論
事適成后遣人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手診脈服以爲醫
也乃不疑之既知安西王立有日孟與合刺合孫阿沙不花謀先
發制人以告太子左右曰皇后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累萬
安西王府亦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又奮赤手而往事恐不濟
不如靜守以待阿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哈言兄也孟曰羣
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
內廷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克清
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

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鬪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夫危身
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
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太子悅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
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合刺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
安西王黨皆出不意束手被收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懷甯王太
子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政悉中利病遠近悅服然特抑
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亦不爲變事定言於監國曰執政大臣當
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
許遂逃去武宗卽位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有言於帝曰內
難初定時李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察其誣弗聽皇太子亦不敢
復言孟逾二歲皇太子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曰
吾弟不樂有所思耶皇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

有歸然今日成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也誠有所思不自知其見於色耳帝感其言命物色之得之許昌陘山召見於玉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授集賢大學士加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平章政事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冒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初出懷州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以爲吏未可盡廢帝善之語在選舉志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圖其像敕詞臣爲贊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賜坐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命將作

爲治第孟辭曰臣起布衣際遇極矣所望乎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兼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請告歸葬還朝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明年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才也帝然其言延祐元年復拜平章政事二年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爲監試官元行進士科自此始尋封韓國公以衰老請告帝不得已從之猶以承旨入侍宴聞英宗初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己讒於帝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

元書 卷六十一
耶時鐵木迭兒子八兒吉思侍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如何由是讒不得行至治元年薨御史累章辯其誣詔復其官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公諡文忠孟字量闕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當是時一政之謬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孟焉子獻官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論曰合刺合孫爲相修禮制明儒術敦吏治有可觀焉與李孟皆振舉綱維者也然元家君主之立多非長嫡懷甯安西未大相逕庭也孟之揣決有如符契何耶阿忽台堅欲擁戴又復狐疑不斷豈得爲知事機哉亦懷甯之握邊兵有以震之耶蓋牝雞肇禍三代明鑒此人心所爲疑阻也合刺合孫不附椒宮得金柅矣康里氏遭時乘運遂以恩舊發迹而協和三宮藹然孝友非無功也洎

仁宗晏駕脫脫遂與孟同受譴辱士不得君而能安其身者鮮矣夫

元書卷六十七

曾惠泉
曾壽域 刊
門人曾傳誥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八

邵陽曾廉撰

陳何程張列傳第四十三

陳天祥字吉甫陳祐弟也祐有傳天祥從兄之官徙家洛陽少隸軍籍善騎射李壇叛天祥以千戶戍三汜口防宋人之援尋罷耕偃師南山讀書授徒學者號曰緱山先生久之起家為郢復招討使經歷從國兵渡江行省參知政事賈居貞甚器重之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檄天祥權軍事天祥上書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所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疏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誠恐舟

宋書 卷六十八
中之人皆敵國矣行省乃許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眾望由是流移復業鄰境之民亦相率來歸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卽以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分甯叛徒敗逃入境天祥仍驗口給糧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軍改爲路天祥受代去總管悉反天祥所爲興國復變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萬戶鄭鼎敗死樊口士卒還言賊盛將來攻陽邏堡鄂州大震天祥言於居貞宜速出師以挫其勢居貞從之明日官軍大敗其眾初行省聞變議盡執鄂中南人殺之天祥曰是欲利其財耳州距寇遠豈有他哉及賊敗而議止復遣天祥權壽昌府事天祥惟禽斬首惡縱囚五十餘人約三日復獄至期果復遂白宣慰司原之由是民無復叛爲立生祠久之拜監察御史會盧世榮以言利驟致右丞御史中丞崔彧言其罪惡帝怒欲置之法左司

郎中周戴微忤世榮世榮誣戴罪旣杖復斬之於是百僚畏憚無敢言者天祥上疏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輿賄輦贓輸送權門所獻不充更立文券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其所犯贓私僅舉發露者鈔二萬五千一百十九錠金錠二十五銀錠百六十八茶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十五匹玉器七事此皆籍在有司天下所共知者也朝廷乃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是以盜蹠而居阿衡之任也昔有若對魯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書曰民惟邦本厯攷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窮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况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而致十年之積危萬姓之命而易一己之榮視民如讎爲國斂怨計其任事以來驗其事跡已有明徵今舉其言行不副者略言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

元書 卷六十八 二
賤物今愈貴始言課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足今脅迫諸路官
司取備始言能令百姓樂從今無非剝民以逞若不早有更張待
其自敗正恐蠹雖除去而木病深矣書奏帝召天祥與世榮俱至
上都面質之凡天祥所言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朝廷竝錄天祥
前功擢吏部郎中遷治書侍御史命算理湖廣錢穀天祥至鄂卽
劾平章政事要束木凶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要束木其姻黨爲
狼狽者也卽反誣天祥罪繫獄幾四百日天祥惟諷讀四書姦人
迫脅百至不爲動也會赦得釋擢南臺侍御史以疾去踰二歲授
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元貞元年徙山東東西道時以多盜詔
問弭盜方略天祥具言赦令之過語在兵刑志中是時俱以天祥
議爲切天祥遂嚴督有司捕盜而杖殺之逃亡者密授方略明示
賞罰悉皆就禽無得免者由是羣盜屏息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

術惑眾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之天祥命捕杖於市
神怪遂絕數歲再遷南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八百
媳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去歲行省右丞劉深帥兵伐之
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
計窮勢蹙棄眾奔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陝西河南
江西湖廣四省之兵以平章政事劉國傑爲將湖南北大起丁夫
運送軍糧至播州者二十餘萬人正當農時興此大役然數萬之
軍一運之後又當何如此不可不深慮也且自征伐交趾占城緬
國日本瓜哇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
所費之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
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被是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
入於骨髓臣愚惟望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示

元書 卷六十八 三
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若欲罷不能則當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皆烏合之徒急之則相救縱之則相疑誠以計閒之待有可乘之隙徐命諸軍數道竝進功庶可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矣明年深遂棄市西南夷尋定拜天祥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天祥又因地震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會帝有疾罕見羣臣天祥以是鬱鬱遂謝疾歸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詔賜鈔五千貫辭不受頃之召拜右丞議樞密院事使者五致詔不起仁宗始在懷州遣使致幣帛上尊及卽位復召之以老疾固辭延祐三年薨年八十有七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平章政事趙國公諡文忠撰述在藝文志

何瑋字仲韞易州易人也父伯祥從張柔取保定手搏金驍將王子昌禽之後從破蔡州論功授易州軍民總管又從察罕伐宋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諸軍失措伯祥乃帥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兵於營側天明命軍士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來追伏發驚潰去乃竝拔諸軍以還復從世祖南伐卒於軍後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易國公諡忠毅瑋始襲知易州復代兄爲行軍千戶鎮亳州從圍襄樊宋將夏貴帥舟師來救瑋營當其衝爲貴所焚萬戶脫因不花因呼瑋退避瑋曰此立功之秋也乃帥其眾死戰復開營搏之貴敗走丞相伯顏伐宋辟爲都鎮撫從平章阿朮渡江復從敗宋丞相賈似道於丁家洲擢行軍總管佩金虎符累遷行戶部尙書兩淮都轉運使久之五遷至參知政事是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

者一相專任賢也今政出多門不可因請損之不從遂乞代改侍
御史遷中丞瑋遂陳當世要務十條成宗嘉納焉會賽典赤伯顏
八都馬辛自貶所還復相瑋極言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
廟堂其後二人果敗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合刺合孫受贓具服
而合刺合孫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瑋帥臺臣入奏辯論剴切章
遂得釋復陳十三事言當信賞罰杜僥倖當時以爲切當自至元
二十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
丞相合刺合孫身任立廟十年乃成然國子寄寓他舍未正其名
至是瑋乃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旣成宜建國
學於側從之明年成宗崩丞相阿忽台以皇后旨集廷臣議耐廟
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曰中丞不畏死耶瑋從容曰死畏不義
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因以疾去位武宗卽位於上都授太子副

詹事促使就職復遙授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及至大都臨朝
問曰孰爲何中丞瑋出拜帝大褒其忠直瑋因進十四策首以擇
相爲先至大元年遷太子詹事兼衛率使俄拜左丞出平章河南
政事佩金虎符提調屯田事帝召至榻前謂之曰汴省事重屯田
久廢故以勞卿賜黑貂裘錦衣瑋至汴建諸葛亮祠立書院以地
三千畝贍之三年薨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諡文
正子德嚴順德路總管德潤保定翼副萬戶

程鉅夫本名文海避武宗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
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爲其郡通判以城降鉅夫入爲質子授管
軍千戶世祖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悅命給筆
札卽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奇之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
其言尤聰明有識者也命改授應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治得

失及朝臣邪正皆爲朕言之尋進翰林修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鉅夫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秣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鉅夫見國學不能安絃誦遂上疏陳請興建國學竝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又言省院諸司皆有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爲便帝以語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帝曰汝漢人用事者豈皆賢耶卽拜鉅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行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鉅夫致之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純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二十餘人帝皆擢置清要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仍拜集賢學士與

葉李趙孟頫同百官議鈔法尙書省復立帝欲以爲參知政事固辭仍還行臺已而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天下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糧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粟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鉤攷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遣還行臺數歲召與胡祗通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出爲閩海道肅政廉

訪使鉅夫以比年劫盜殺人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累及被盜之家竝其鄰右竝主吏教以轉扳平民坐展歲月告發之家被害無已因請今後應照藏兵器從重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竝免待報語在兵刑志成宗卽位數歲徙江南湖北道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會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文至大初修成宗實錄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又修武宗實錄以亢旱應詔陳桑林六事忤鐵木迭兒意而帝賜上尊勞之詔偕李孟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朱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卽命鉅夫草詔行之尋以病乞骸骨帝以鉅夫世祖舊臣重其去不允官其子郊祀署令侍養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飲餞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

司常加存問居五年卒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楚國公謚文憲撰述在藝文志

張珪字公端宏範子也宏範有傳珪少嘗射虎斃之一軍盡謹宏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宏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遺珪一編書曰此相業之資也珪年十六卽拜管軍萬戶俄卽眞佩其父虎符鎮建康宏範卒畢喪召見求以其父祖舊將聶禎自副世祖以爲異常兒大褒賞之太平宣徽盜起行省檄珪往討初失利卒有殺民家豕而竝傷其主者珪曰此軍所以敗也卽斬其卒而設伏出奇悉平諸盜命爲樞密副使太傅玉昔帖木兒言珪尙少可試以僉書帝曰不然是家爲國盡死力者三世矣奈何吝此耶卽拜江淮行院樞密副使成宗遣使巡行天下珪巡行川陝還擢南臺侍御史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

三十餘人徵賦巨萬竝得監司姦利事將發之行省以事當干已
乃思以危法中珪賂貴近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
治之得行省大小吏欺罔狀皆伏罪召拜僉樞密院事賜質孫服
改南臺御史中丞珪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藉修德行廣
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
數百言竝劾大臣之不法及近侍熒惑者不報遂謝病去久之武
宗立以爲太子詹事珪辭時中丞久闕仁宗方在東宮因言必珪
乃可卽召拜御使中丞及仁宗卽位拜樞密副使宣徽院使失列
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院眾恐懼承命珪
固不署事遂不行遷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將拜禮部尙書珪
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先是皇太后以丞相鐵木
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

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由是羣姦積怨伺帝幸上
都甫度居庸失列門遽傳皇太后旨召珪杖之帝不知也珪創甚
告歸卽家拜大司徒尋丁繼母憂廬墓至終喪英宗召爲集賢大
學士丞相拜住問政珪告以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時
鐵木迭兒已枉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伯顏珪因風烈地震力言
宜白其冤以回天變尋復拜平章政事明年御史大夫鐵失弑英
宗而迎晉王於邊珪以爲大統宜在晉邸非羣凶所得貪定策之
功也又恐晉王懷疑不至乃因親王徹徹禿通密書言宜承大宗
竝國賊必討之義泰定帝立旣大誅逆賊而治書侍御史鎖南議
止遠流珪言南坡之夕鎖南彀弓露刃以助鉄失且親斫丞相拜
住臂乃可活耶遂竝伏誅然是時經大變而國法未肅姦邪猶肆
踰歲帝以災異集議珪乃與臺院官極言當世得失其略曰臣惟

國之安危在於宰相其妒害忠良布置邪黨姦惑蒙蔽保祿養禍未有不致亡國者也前丞相鐵木迭兒專政十年宗戚忤己者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眾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旣誅反要上功蔽上抑下權勢日熾中外寒心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鐵失其義子也鎖南其親子也所從來者漸矣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復入宿衛此何理也臣聞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禍天下痛心疾首所不忍聞鐵失今雖伏辜而其黨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帖木兒曲呂不花斡羅思不花僅從流竄非古者凡在官殺無赦之義也且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比蒙昭雪已奉明詔給還元業天下愉快乃子孫奉祀宗廟修葺苟完未及甯居又聞以其家產

仍復賜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無異夫大逆奪產復還忠臣還產反奪此尙足以服天下之心哉又南坡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使卜顏忽里中政使普顏篤皆以無罪死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又未知朝廷何其果於宥大逆而吝於惠忠臣也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太常奉宗祏不謹不聞降罰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國家不幸而有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讎怨殺親王妃主百餘人今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若夫武備卿卽烈太尉不花利人家財強醮寡婦千戶也先帖木兒輦轂之下逼淫朱太醫妻女斯爲小矣此皆國法不彰之過也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汰冗員除濫費今內外增置官署白丁驟升出身入流害爲甚矣又游惰之徒

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不耗國病民乎近聞官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廩餼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又兩淮河南荆襄以沙磧作熟而僧人買民田無役以重困閭閻端赤馬駝散在民間亦百害蠶起然朝廷實不能節用往往有近侍窺伺天顏喜悅之際輒求賞賜既虛國帑復啟倖門近又用師西番追酬胡賈寶值遣使嶺海督采明珠至於建寺西山徼福僧道所需金銀鈔幣數倍於至元閒厲民病國縱其所欲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比年佛事愈繁致災愈速以致累朝享年不永事無應驗斷可識矣竊惟陛下入登大寶將已經年而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

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帝猶豫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實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盡從也已而珪病增劇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命左丞相倒刺沙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明年許暫歸未期歲遣使召之期必見至則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復領經筵命養病西山繼許其還復起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泰定四年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正色立朝屢挫而氣益昌嘗自號曰澹庵子六人景武襲職爲武昌萬戶景魯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僉浙東海右道廉訪司事景元參知河南政事懷王自立拒王師於紫荆關潰卒走保定肆掠

景武及同知路事阿里沙帥民持挺擊死數百人懷王將也先捏
 遂殺景武兄弟五人取其家貲懷王復以珪女賜也先捏御史臺
 言此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也即命革正景武諸子昌復襲武昌
 萬戶仍佩金虎符然卒籍珪家至順元年以其田四百頃入大承
 天護聖寺

論曰四人皆以武換文資致位公卿嶽然為名臣何世祖之知人
 也然不能勇於去姦黑白雜糅未有能治者也天祥善張弛萬夫
 之望而不能行其志珪欲以有元一代之稅政而一時澄之秦定
 帝則徒欲包荒而非馮河者也能行此哉然由珪之言觀之則可
 以知元政之弊矣瑋為國重相及鉅夫之論相職其知治國之道
 矣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四人皆士氣精神

曾延鴻

曾惠泉 刊

曾壽域

門人曾 仁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八

元書卷六十九

邵陽曾廉譔

李秉彝賈居貞張昉袁裕燕公楠千奴吳元珪朵兒赤王都中張昇韓鏞列傳第四十四

李秉彝字仲常通州潞人也父瑀仕金爲懷遠大將軍秉彝幼穎悟好學年二十餘謁行省粘合南合以爲掾屬遷都事說南合曰金亡人才無所附麗天下初定宜拔其尤者爲朝廷用南合因首聘王磐授子弟經於是士大夫相繼登粘合之門自秉彝致之也時山東參議王文統投書南合請立河南省曰距河以持南北之勢聚財以結上下之交可以成事秉彝明其邪說願勿聽文統果敗遷員外郎世祖以潛藩伐宋至鄂將士爭入孟珙家取金帛秉彝獨收書萬卷還中原兵火後人少藏書學者皆詣秉彝借讀焉

轉郎中遷彰德宣課運使擢戶部侍郎出爲都提舉漕運使臺察廉能授陝西按察副使巡行灌州修李公堰用其舊法以利蜀民除江州路總管屬邑有剽掠者有司以叛告官軍旣動被俘者眾秉彝邀諸津詰釋者千餘人黃州叛九江卒僅五百商旅亦授兵登陣呂師龍新降爲招討使擁精騎千數百秉彝使捍禦不聽夜登庾樓望小舟順流下邏獲七人自黃來者持書期師龍以五月十六日爲內應秉彝卽訪其計議陳文彬偕見師龍諭以利害師龍自誓不知情秉彝曰然則何不分兵守城師龍卽從之江州遂靖旣其兄師夔自江西以黃金二百白金二千兩奴婢十人爲壽卻不受義門陳氏苦縣令貪酷戕其吏卒秉彝曰非叛也密遣其姻黨招撫之閭族千餘口得免遷總管湖州又徙常德沅江泛溢立隄匱以制激湍又官種柑橘五百株以代民貢郡人立碑爲頌

擢兩浙轉運使除工部尙書復還兩浙兼杭州諸色課程及市舶前同知刺速納丁倚桑哥勢奪秉彝職有旨理算欲因以誣之卒不得毫髮私歸道鎮江卒秉彝屢典金穀而不以自污南北多所振貸全活無算所至皆以延聘名儒講學矜式士民爲務或求爲吏以大小蘇公手書奏議三十冊獻秉彝曰此非賂乎平日常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有之必奇禍也嘗自名其齋曰閑邪人遂稱爲閑邪公云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也其先居沃州祖益謙金尙書左丞傳在金史父頤卿以門資入仕早卒汴京破居貞年十五奉母居東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多以賄交或餽黃金五十兩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之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監築上都城以喪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

北征軍中每陳說資治通鑑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對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至元元年參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罷侯置守五年仍爲郎中爲阿合馬所忌改給事中同纂修國史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鄂漢旣降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牙與居貞行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宋制闔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復多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采不乘隙先取迨春水漲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阿里海牙以聞明年阿里海牙往取江陵居貞留鄂僉行省事於是發倉廩振流亡廩宋宗室子孫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流滯者給引歸之免括商稅並湖荻禁造舟百數艘駕

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婁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聰屠其家居貞以計召思聰誅之宋二王立於閩廣民爭應之張德興遂據司空山連失黃州壽昌宣慰使鄭鼎戰死敵軍聲言攻陽邏堡鄂中大振時參知政事忽都帖木兒畏其鋒不敢出師居貞激趣之遂大破其眾初行省聞變欲盡殺南人在鄂者居貞救之未能得至是事平被執者皆釋之累遷江西參知政事鄂人刻其像祠之泮宮是時江西逋逮民間受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而投其文帖於火痛繩士卒之誣人取財者親帥師平南安李梓發之亂十七年朝廷征日本造戰艦於江南居貞以民困欲入朝奏論其事未行而卒後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子鐸淮東宣慰使鈞字元播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也父汝明金大安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確然有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左道惑眾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誅誤甚眾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民眾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荅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職至是革去昉辯明復之持金夜饋昉昉卻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費用悉焚昉力完張氏絲歸焉憲宗五年命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中統時商挺鎮巴蜀表爲四川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初入爲中書左右侍郎中甄別能否人無怨言制國用司建轉爲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阿合馬領之倚集任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期於

不加賦而濟國用然阿合馬貪橫未能如志也居數年轉尙書左右司郎中既又復入中書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爲稱職十一年拜兵部尙書上書乞骸骨致仕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東平郡公諡曰莊憲子克適位平陰縣尹孫振秘書著作郎揆中書左司都事同時橐城楊湜彥清積官至戶部侍郎燕人吳鼎鼎臣歷官京畿漕運使宣徽使崇祥使皆號爲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而執法平允意在惠民鼎方爲保定總管時武宗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回嶺以取捷徑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遂寢其役尤爲人所稱道云

袁裕字仲寬河南洛陽人也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爲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

毆人至死者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爲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鬪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隸後以矯制伏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於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爲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眾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辯之益力遂陳其狀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拜監察御史尋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時徙鄂民萬餘於西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吉請計丁給

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莠良莫辯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十三年進甘州宣撫副使仍兼中興原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遷知南陽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復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妒而殺之裕捕訊之伏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官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也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也母夢五色巨翼入幃而生甫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國兵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召至上都賜名賚因囊加帶累除江淮行省僉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曠土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道有方田日益墾遂以

大司農使領八道勸農營田事按行郡縣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尋參知江淮政事桑哥既敗蠹政未盡革公楠入覲極陳其弊請更張以固國本且言近制歲終各行省赴闕奏事宜令行臺並赴統奏一歲舉刺之數世祖從之著爲令會欲易政府大臣帝以問公楠公楠以完澤安童對相位遂定事在完澤傳中改參知浙江政事復爲行大司農奏言杭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惟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定制仍併温州市舶入慶元杭州市舶入稅務商民深德之元貞時進湖廣右丞轉運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田武昌尹劉權殺主簿而誣繫其妻子悉正以罪俄召還朝卒帝爲之傷悼遣官護喪南歸公楠著述在藝文志

千奴玉耳別里伯牙吾台部族也曾祖哈刺察率所部歸太祖祖

忽都思從戰三峯山以功賜號拔都兒授管軍百戶後從攻漢上鐵城寨歿於軍贈竭忠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上護軍沈國公諡武愍父和尚襲職從世祖攻鄂後從平濟南及攻襄陽皆有功大軍伐宋渡江和尚從右丞阿里海牙攻拔岳州進取沙市諭降江陵復從下潭州破靜江累擢常德路達魯花赤擢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劾責阿里海牙恃功驕恣不少貸時人重其不阿遷按察江南浙西道卒官後贈宣忠守正功臣司徒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沈國公諡莊肅千奴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薦入見世祖卽授以父官浙西按察使時江浙行省江南行臺皆治杭千奴上言行省專控江浙在杭宜也行臺所轄廣而偏在杭非便且兩大府並立勢偏則事窒情通則威褻不如移臺後數年遂移建康議始自千奴也旣又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徙淮西江北桑哥竊

政人莫敢言自徹里發其姦千奴入朝見帝於柳林亦極陳其罪狀帝益大悟桑哥遂伏法改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地相閒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子奪連歲爭訟不決乃命千奴往治之其訟遂息成宗嗣位奉詔使淮東西問民疾苦察官吏能否還奏軍民便宜三十事多見采用復歷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廉訪使時平章政事伯顏段貞等徇情植黨飢法弄權千奴撫其實上於憲臺以聞而御史杜肯構並言太傅右丞相完澤及伯顏等俱受朱清張瑄賄賂帝爲原完澤而黜伯顏段貞諸人事已具成宗本紀千奴前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內外爲嫌俄遷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馭吏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爲盡力進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

甘肅跋涉萬里自備裝橐鞍馬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爲贖田產妻子庶使少有瘳也從之武宗立命參議中書省事拜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賜玉帶仁宗時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贍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泰定二年卒贈推忠輔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平章政事上柱國衛國公諡景憲子曰龍寶監察御史曰壽童洪澤屯田萬戶曰不蘭奚南臺御史曰觀音保亦洪澤屯田萬戶曰伯顏忽都起進士知鄭州以治最入爲翰林國史院經歷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也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簡重好深沈之思至元十四年世祖召侍左右授後衛經歷佩金符數歲

元書 卷六十九
從幸上都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書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院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暗伯進西番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對甚詳帝益奇之是時江南初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命參議樞密院事會繕修宮城尙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進本院判官歷禮部侍郎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尙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朔黨之興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絕宣撫燕南歸遷工部尙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用其言土木之工稍息

出參知江浙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連結當路及誅死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江浙省臣爲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初拜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皆切世務先是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眾至是頗有來歸者饑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加平章政事賜白金及質孫衣四襲仁宗嗣位詔議朝政出拜江浙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逾二歲拜甘肅左丞歲餘召還命宣撫遼陽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賜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稅今經理田土第

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也帝命並遵舊制英宗立元珪與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花復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略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有才當遷有司賦役當均而軍民不可偏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亂並見施行以年老致仕起商議中書省事至治三年卒累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河南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諡忠簡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甯州人幹氏唐兀貴族也曾祖幹道冲爲夏宰相父曰幹札箠以西涼降於太祖爲中興路副管民官國兵西征常運餉不絕無毫髮私號曰滿朝清世祖初歲卒遺奏因高智耀以進請謹名爵慎財用帝嘉納焉朵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尙書帝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召見於香閣帝曰朕

聞儒者多嘉言朵兒赤對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惟當親君子遠小人耳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忠言雖戇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因亟獎之而問欲何仕對曰西夏屯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故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戶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朵兒赤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悅拜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朵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大德中遷雲南廉訪副使值雲南諸蠻叛僚佐悉去朵兒赤獨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朵兒赤乃白於梁王得檄而後行

徙山南至大時復遷雲南廉訪使是時行省丞相鐵木迭兒貪暴擅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於極刑朵兒赤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操也汝以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爲小民罹法且必審覆況朝廷之臣乎法花魯丁由是獲免尋復其官焚夷與蠻相仇殺省臣又以賄助其報仇乃詐奏蠻叛起兵殺良民甚多朵兒赤奏劾竟廢之其持平皆此類也延祐中卒官子仁通官雲南省理問仁通子幹玉倫徒字克莊有文名預修宋史官至工部侍郎王都中字元俞戶部尚書積翁子也積翁附見范文虎傳都中生三歲以恩授順昌縣尹賜田宅已而世祖追念其父死王事特授都中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成宗時涖官年十七僚吏頗易其少都中遇事剖析皆睥眄不敢語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之秩滿除

浙東道宣慰副使發金華官吏枉法受賕罪痛繩海濱姦民藐官擾民者人服其威遷荆湖北道都中以歲饑親履山谷民多全活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敏除江淮錢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所鑄錢惟江淮號最精改郴江路總管溪峒猺獠強猾莫敢相與貿易都中至乃皆馴伏而郴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簋簠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移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涌都中出官倉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謂須糶以下等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減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都中曰饒去杭二千里往還定議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欲鬻妻子以代償行省聞之乃已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

元書 卷六十九
過二兩而州縣徵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爲事以內憂去郡人爲之立生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政者使皆避謗何以集事乃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旣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歷福建浙東宣慰使都元帥天祿初又徙廣東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行戶部尙書都轉兩淮都中治之如兩浙鹽法遂修尋拜河南參知政事以疾歸詔卽其家拜江浙參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有政聲當世南人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其自奉甚約而厚於姻族人以爲難幼事許衡能立志嘗自號曰本齋著述見藝文志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也後徙平州幼警敏過人長力學工文

辭至元末用薦者言授翰林國史院編修預修世祖實錄遷應奉翰林文字又三遷爲太常博士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承中旨議奉徽號饗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於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遂弗成武宗卽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卽除昇爲判官久之外出知汝甯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逾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焚之曰妄言誣民且更再赦矣宜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昇縱姦遣使窮問卒無迹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食其占爲兵寇歲辛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

元書 卷六十一
無用惑民聽也卒以無虞部使舉治行最厯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先是越大饑疫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因緣爲姦以害富家昇爲證於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參知江浙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入以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以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厯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南臺治書侍御史入爲樞密院判官參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史又出廉訪淮西泰定二年參知陝西政事復遷遼東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昇請發海運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振饑民並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以生召拜侍御史天祿初出爲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入皆無恐文宗以尙醞文幣賜之逾年召

爲太禧院副使除河南左丞復廉訪淮西昇年已六十九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元統元年昇條上時所宜先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爲讀卷官告省墓歸賜金織文袍以寵其行明年以奎章大學士知經筵事召以疾不起年八十一至正元年卒贈資德大夫河南左丞諡文憲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也中延祐五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泰定時累官監察御史時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尙書鏞上言巖起從吏入官不可任三品語在選舉志制可其奏天祿初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令干文傳治行最郡縣爲肅厯國子司業南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卽位僉宣徽院又僉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尋遷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因誣劾其贓私乃罷位去五年臺臣辯其誣復起參

議中書省事逾二歲朝廷議慎選守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薦鏞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尙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鏞至卽撤其廟沈其土偶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之鏞知民可教乃選俊秀入學求宿儒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勵由是人各致力於學鏞居官自奉甚薄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卽銜之往往騰謗於朝鏞每延見使者郡舍中供以糲飯使者皆聞鏞名退無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與鏞政聲甚著十年召拜參知政事是時脫脫爲丞相議更張庶政鏞有言不見聽而龔伯璘等用事遂言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乃出參知甘肅政事及脫脫罷相其黨皆誅而鏞得免遷西臺御史中丞卒官

論曰李秉彝諸人皆卓然良吏也秉彝能拒邪說居貞力護南人張昉不以冥冥墮行袁裕深得民情燕公楠朵兒赤以闢土間干奴吳元珪並屢進讜言王都中張昇韓鏞堅白不易風采蔚然矣昉力完人絲朵兒赤之折鐵木迭兒皆人所難能也秉彝在膏不潤昉見利思義充其志上足而下不困矣焉用阿合馬剝民爲哉

元書卷六十九

曾毓華 刊
 李桂如
 門人曾傳銳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

邵陽曾廉撰

趙天麟鄭介夫黃如徵列傳第四十五

趙天麟東平人也博學能文至元時以布衣上太平金鏡策其略曰聖人立茲名教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也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為事也理以存妙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在上者心定則化育之方備此自然之道也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且失民心而王政衰矣此帝王之德貴公而不私也臣聞未宜輕舉者

四海之宗不可常虛者三台之位矧此國基繫乎太子今國家內
馬三公九卿外而庶彊諸尹例皆舉賢推德揆務分司至於中書
一令樞密一使常使東宮領之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若謂藉
其重以鎮之則舉朝庶政無不奏聞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子哉
若謂他人不得居此職則太師太保太傅司徒國王暨列公不下
於此異姓亦嘗任之矣况太子之道春誦夏弦秋習禮冬讀書龍
樓問寢甲觀尊師以徽柔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旣冠則有記過
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鼓此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
告於漢文也伏望慎選碩德耆舊之人早令輔導無令降居臣職
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更近擇宗室旁及巖穴舉大
賢充令使之官卽聖主錫軍民之福也禮天子立七廟祖功宗德
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主旣藏祫則出餘則否散齊七

日致齋三日牲牲肥腍旨酒嘉粟粢盛豐潔器皿具備衣服旣鮮
水火又明設廟祧所掌之遺衣陳奕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
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循常東面
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
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廟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自
出以始祖配之此廟之禘祭也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
之常理聖朝立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欽乃攸司可謂備矣
但今藉田之禮尙未舉行公桑之儀似有虧闕郊天祀祖而發倉
廩以取粟非陛下之所耕向坊局而求衣非后宮之所出以之對
越神祇享於祖禰道或未盡陛下之心能無少歉乎謹案禮經正
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爰至南郊天顏
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終千畝內宰獻種於厥后神倉斂穫

於西成此天子藉田之禮也載按經文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后妃齊戒而臨焉歲既單矣奉繭獻后后乃親繰手既三盆事終羣下染以元黃朱綠爲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伏望陛下及中宮成茲盛事則下使田家服勤上獲宗廟垂祐矣井田之法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寺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率一石五斗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尤先賑惠焉上下和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

民愁歎之聲未除方今之計莫如興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一新田制自宗室王公以下皆爲定限欺蔽田畝者坐以重罪其限外之田卽令佃戶爲主未墾者則令無田之民闢之三年科徵所占田亦不得過限以後買田亦有限斷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當爲九等一品二十頃二品十八頃三品十五頃四品十二頃其下俱以二品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止庶乎民獲恆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興復矣天麟又以是時朝多冗官復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漢光武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徒煩而在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宗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校尉郎爲階自

正一品至從九品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詳矣然京師無用之署局不急之司院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統不滿萬人千戶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爲冗官之大弊有三官吏員數旣多攷滿時旣有資格之簿復多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且未暇奚暇問人之才德而攷校之哉於是雜流之途進貨賄之竇開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數旣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所能獨主也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

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益生矣伏望察此三弊官吏可併罷則併罷之然後慎重名器擇人而用黜幽陟明順理而攷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時赦令頻頒凶人賄脫者眾天麟復上疏曰赦者欲以滌蕩瑕穢與民更始也然以負罪者言之則爲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豈不啟僥倖非濫之心哉遂使攘劫服贓而詫議善良屏息以含冤况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固圉夕櫻縲綬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朝廷不忍人之心旣形於外不能自己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治不難同也若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

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成宗初立天麟復上逃民策曰伏讀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本年全免次年半徵三年後始依例起科自此累頒詔文優卹逃戶蠲免積逋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日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蓋有田之家田爲恆產饑饉糧竭因而就食此天致之逃也守令刻苛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此官致之逃也軍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此因軍而逃也生理不周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此無錢而逃也弗恤艱難隕墜遺業悔恨莫追窮困失所此則愚而逃者也惟詔有云苟避差發臣謂此實官之罪也昔漢兒寬爲內史軍發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課更以最此益民信愛之故也豈有避差發者哉伏望下哀痛之詔察化

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凡有田者聽復本業無田者聽於曠土占田貧無牛種田器者官爲貰之其因軍而逃者驗實貧爲助資之戶負債者復業之後五年外一本一利償還至旣復業而尙游手荒廢農務者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虛之官限田產以絕兼並之路重農桑以絕失業之人設義倉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之謂務本天麟數陳事言防奢汰異服色訓宗室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群牧所又以雲南金齒路進馴象極言無益而罷敝中國文多未及備載

鄭介夫字以居衢州開化人也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其略曰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讒廢申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定致使滅宗惠帝以繼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

元書 卷十一 五
敗亡者不可勝計草茅之士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略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欲未開心術未定宜擇端人正士以傳翼之與之居處出入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偽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且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將以重國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疏略無差別昔晉申允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不可况可同名號哉吏之與儒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儒不通吏則爲腐儒吏不通儒則爲俗吏漢人稱以儒術飾吏治正此意也今裁吟詩習字卽名爲儒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卽名爲吏吏則指儒爲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詆吏爲不通古今之俗子本一而二之人員所以冗也今朝廷旣未定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

內外互相注授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無分輕重矣古者自州縣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爲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爲別里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爲兩途耶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從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鈔爲子旣而銀已不行所用惟鈔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準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勢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夫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盜賊難以賈行水火不能消滅世世以爲通寶說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

窮之利也唐劉晏專用權鹽以充軍國之用其言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驗良法也今宜罷鹽運司及各場所官吏盡歸有司於產鹽處所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以富室當亭戶亭戶自行收貯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此則停戶不至逃亡竈戶可免追剝民戶亦無團巡誣逮之擾且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今街市之閒名曰嫁漢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行路爭相倣倣此風尤爲不美且抑良爲賤待告而禁終不能絕若令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此可厚俗之一也南北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役者卽爲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古

者宗廟禴祠蒸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宜檢討舊典親行享廟之儀仍令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論不孝此可厚俗之三也父子夫婦綱常之大者今鬻子休妻視同犬馬雖有抑良買休之條而轉售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受財者則易其名曰聘禮且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人畜相等亦可憐矣宜嚴行禁絕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此可厚俗之四也九品之官定爲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爲六等下而臧獲定爲一等使服飾各安分限貧富不得僭踰此可厚俗之五也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朱文公嘗行之浙東然不可行於今矣何也官吏爲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剋減計點之擾適以重困耳宜於各處設立義倉令百姓各輸己粟自掌

出入之數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少則官爲之立式計歛出粟並嚴禁本甲侵欺及司縣官挾勢借貸此誠安民定業之長策也至於目前之急官司雖賤價賑糶有限之粟不能應未已之荒若勒令富家平糶則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行流害滋甚不如收米於稔熟之區或倣漢時輸粟爲郎宋時官賣度牒之例則糧可立致矣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爲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爲欺內而省部外而郡府鈔寫格條多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比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教旨條令雜采類編刊行成帙名曰斷例條章曰官民要覽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號令不常初降

隨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禁牛而私宰者盈市奸盜殺人罪在不赦而每歲放禿魯麻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條而今民業多歸勢要推此數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戶婚錢債略不加意不知此乃奸盜殺人之緣起也憲司巡按每以贓罰爲重而一切民詞略不省察不知此卽官吏受贓之端也更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司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彼此不相統攝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命修律未及成書近

元書 卷十一
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益甚宜於臺閣省部內選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建元以來制敕命令兼采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體歸一獄無久淹矣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賊吏國家昔定爲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何也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八品閒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敕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尙遠也旣無畏無慕則仕爲貧耳復何所惜且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家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賊吏法爲最善也賊吏固嚴其罪矣然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置吏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罰冊不聞有廉能冊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有

至廉無擾者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不均及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四十兩夫大臣律身自宜從儉天子立相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又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少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旣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計子粒收貯而普及之內外臺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比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城不係產米之地

元書 卷七十一 九
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定數所以重邊疆也宜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卽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爲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役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而曰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旣不出於儒何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白人卽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校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前數年不當差

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自慕尙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役何足以勵之耶比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選給食賞鈔已足以酬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以奔競之路也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爲少矣未見擢一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年來官庶所陳不爲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爲上選三事成者爲中選五事俱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臺及肅政廉訪司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卑官下吏所薦者

呈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之威徇私
納賄無所畏忌其爲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臺察乎至元新
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大事
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役存恤
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略舉市閒所知以
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文愛民乎國
家立司農司以敦農政路縣正官衙內加以兼勸農事每歲仲春
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借此游宴里正社長科斂供給豈非虛
文務農乎國家做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監太常寺可謂彬彬
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鄙夫宋賢爲羣不肖之淵藪編
修檢閱皆歸門館富兒秘監署丞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
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書六藝他如醫學儒學蒙古學

各置提舉司尤爲無益國政豈非虛文設官乎國家設立太史司
天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
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信推秣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纏但
託辭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僧好
事盛陳金帛以副黃冠醮筵豈非虛文對越乎聖朝定奪諸色戶
計何嘗一毫損民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資糧足以補辦祇
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準本戶合納之稅匠戶當工則官
支口糧以資贍養竈戶燒鹽則給以工本銀場煉鍛旣給工本又
與口糧計所入課程正與買價無異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
巡尉司設弓手各路縣尉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門設祇候曳刺
旣免糧以優之而有司不與開除反令稅戶分任包納於各輸額
糧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誠古今所未見且各戶勞逸相懸如站

有消乏金須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踵至所準
稅糧豈足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役甚優閑無費於已
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與之免糧哉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
人今謂之怯辭歹以今倣古古者數多名繇今視古頗簡周禮天
官冢宰曰膳夫庖人曰外饗內饗曰漿人曰烹人籩人今之博兒
赤也曰幕人曰司服曰司喪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
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闈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屨人曰典
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
等差用當其人當其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限以
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請糧獲邀賞賜
皆名曰怯辭歹是各官門下之怯辭非天子御前之怯辭也比者
朝省嚴行分揀如有職役定員則挾貲投入者無所容力有出身

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絕矣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
者公然出入宮禁道家以老子爲宗惟在清淨無爲辟穀棄人間
事今張天師縱情姬愛廣置田園招攬權勢凌爍官府此江南一
大豪霸也朝廷別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
統攝而乃恃寵作威公行賄賂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奸盜殺人諸
不法事往往見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足任
管領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此反
爲僧道之蠹也且亡金棄人尙鬼故置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
謂聖朝踵其弊政僧道旣全免絲稅愚民又多出財產託名詭寄
以求蔽役驅國家之實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
里正主首和顧和買非惟棄本逐末實且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
住稅糧宜準古法盡令輸官外有白雲宗一派旣自別於俗人又

復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僞特爲另立衙門此並宜革去以除國
蠹寬民力也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變迭出地震者五國家自十
數年來凡三見以今攷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史翼奉言地變
爲陰氣太盛宜疏后黨親同姓出後宮損陰氣李尋曰地震有上
中下上位應后妃中位應大臣下位應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支崇
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或以言小
人黨盛各因時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觀之闔儀嚴肅女謁
不行如呂章之專趙楊之寵無有也後宮列陳名不盈數如三千
一萬之充滿無有也秉國鈞者皆色目漢人未嘗一官任舅后之
族如呂霍上官之僭奢無有也敷奏出入非臺省不得與聞未嘗
一事出閹宦之口如恭顯魚程之專擅無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
典宮牆殿宇一安舊規如阿房複閣之興樓船錦纜之侈無有也

然則致此變也既皆非此之故意當歸之執政大臣乎季路問事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乃三
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
何嘗施禍福於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
何曾妄有希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廝
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
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
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足以解求福田利益
者之惑也陳搏召自華山宋太宗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道
對曰縱鍊養有術白日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
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此可爲求神仙者
之鑒也唐會昌中爲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都東都各留

元書 卷十一
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此又成法具在者也今日未嘗無邊遠選固有準保定奪者矣但始忽於立法防奸後又失於計功覈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赴闕下便行保人計品定價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街市富子爭先營求並未嘗涉厯塞庭鍊習邊事也當今八方安堵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矣往者劉鄭妄開邊釁以至雲南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遺業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甚大也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各相過得以

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不明言田在民也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爲私田矣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爲定制也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

元書 卷七十一 五
弊政夫南北風土不同冷熱大異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况雖曰和買何異白奪昔亡金鄰敵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亦何爲哉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元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擇水草甘美宜牧之地各設監官給牝馬選能吏使專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介夫論當時事甚悉不能盡用也官終金谿縣丞著述見藝文志

黃如徵江西儒人也至正五年遣官宣撫諸道問民疾苦諸奉使多不職如徵走京師邀駕上書略曰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實由官皆汗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年冬分遣大臣宣撫諸道禮賢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苟能宣布聖澤各盡厥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者不體聖天子撫綏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其中賄賂以緘其口上下交征公私剝削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致有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之謠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皆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掎克之

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後世哉如徵無官守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避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宏輩回觀之日各飾巧辭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倘爲奸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以爲百官勸戒天下幸甚如以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鄙俗之言觸犯清蹕罪且不赦請伏鑕以俟命帝覽書色喜慮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於外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敕侍衛護之出都如徵受命不領職天下共賢之

論曰漢賈山以潁陰侯騎從梅福以故南昌尉徐樂以白衣皆上書論事忠誠懇發何其摯也天麟學行甚高故言之有本介夫指陳鑿鑿如徵不憚伏鑕以折姦回山之儔矣元厭漢法良謀不用如徵乃見衰於荒主斯亦奇哉

曾寅陔

曾毓華 刊

李桂如

門人曾 校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

元書卷七十一

邵陽曾廉撰

塔刺海塔思不花乞台普濟劉正郝彬禿忽魯伯荅沙列傳第四十六

塔刺海太師月赤察兒子也月赤察兒在其祖博爾忽傳塔刺海以勳臣子孫出入禁闈至元末為左都威衛使大德中歷徽政使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宣徽使武宗即位缺左丞相欲相之塔刺海奏曰中書大政所出細而金穀銓選臣國人也素未嘗學樞密宣徽二政三使所領已繁又長怯辭及春秋隨駕蒐獮誠不敢舍是以干大政敢以死辭帝不允拜左丞相仍知三院事與右丞相合刺合孫定議成宗及皇考順宗諡號祔廟位次事具郊祀志尋加太保錄軍國重事代合刺合孫為右丞相監修國

史俄命兼太尉奉上成宗順宗廟室冊寶詔曰成宗嘗賜卿田六千畝今加賜四千對曰萬畝之田歲入萬石臣待罪宰相先規己利人謂臣何江南民力極矣請辭萬石之入入官以蘇民力帝許之益嘉其讓竝諭諸人賜田皆還官塔刺海又讓還太尉曰世祖未嘗以此官官人臣不敢受帝亦許之是時塔刺海父子及弟佩頭竝蒙盛寵而帝性好奢逸政出多門名器猥雜賞賜尤濫塔刺海端良剛毅既居右位頗欲正紀綱乃與左丞相塔思不花上言中書庶務同僚一二近侍往往不俟公議卽以上聞非便又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朝會應賜各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兩都所儲已虛自今內外銓選及錢穀鹽法應皆由中書定議無得越奏帝善其言而亦未能盡從也俄又命兼中政院事一時殷眷無與爲比至大元年從幸上都至懷來薨帝甚念之三年賜其妻

金銀如諸宗親禮詔贈智威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王諡曰惠穆

塔思不花歷官御史中丞太僕卿大德八年遷右丞俄命行御史中丞武宗卽位進御史大夫是時臺綱頗弛塔思不花上言殿中司所職中書而下奏事者必使隨之以入不在奏事之列者退其引退班朝百官朝會失儀者得糾劾病故者必以告請如舊制又言先時內外風憲官有所彈劾諸人勿預而近有受贓爲御史所劾者獄具實緣奏請託言入覲以避其罪臣等以爲自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對辯事竟果有所言方許奏陳皆從之又言皇太子有旨有司贓罪不待刑部定議受敕者從廉訪使處決省臺遣人檢覈廉訪司文案私意沮格非便平章政事阿沙不花因言此臺省共議事臺臣不宜獨奏帝曰此御史臺事阿沙不花勿妄

言臺臣言是也卽遙授左丞相轉右尋代塔刺海爲左丞相加太尉塔思不花上疏言政事且辭太尉還所降制書及印至大元年復代塔刺海爲右丞相加上柱國監修國史尙書省之立塔思不花屢言非制帝不從尙書省竟敗仁宗諒闇塔思不花復改爲御史大夫而以鐵木迭兒代爲右丞相數年薨

乞台普濟不知其所由進武宗卽位特授平章政事加太尉至大元年代塔思不花爲左丞相加錄軍國重事旣而又以乞台普濟與塔思不花同爲右丞相二人因言國用不給請沙汰宣徽太府利用等院籍定應給人數其在上都行省者委官裁省又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爲任宜禁私獻又天下屯田百二十餘所由所用非人以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府雲南爲地絕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履其地決其興廢具籍以聞竝從之明年

復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林院給予者今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六千三百餘道皆於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者乞勿與制可未幾議復尙書省塔思不花乞台普濟皆不謂然然帝已有所主乃改命乞台普濟爲太傅尙書右丞相乞台普濟因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眾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卽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體格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繇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帝竝許之未

元書 卷之十一 三
幾乞台普濟以尙書省臣多蒙罔嗜利因以病自免去於是脫虎脫遂代爲尙書右丞相武宗崩仁宗盡誅脫虎脫等罷尙書省皇慶二年以乞台普濟潔清自矢特封安吉王延祐五年薨

劉正字清卿青州人也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司令史改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使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運使等四人皆被逮及核本路籍貫無負故獄久不決正察其冤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七契適合其數驗其字蹟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德柔結交權貴莫敢誰何正白尙書捕鞠之辛遂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河平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且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至上都邊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遽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

欺罔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請命豈不可乎帝遂釋然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別崔斌爲隙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尙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政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置二人於死正乃移疾歸里十八年徵爲左司員外郎明年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爲一遂爲左右司員外郎阿合馬敗復爲左司已謁告去中書傳旨捕正與參政別都魯丁等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械繫闕東復繫之拱衛司丞相和禮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矣得免歸未幾樞密院奏爲經歷遷本院參議二十五年尙書省立擢戶部侍郎遷本部尙書嘗舉覈河運官虧課幾陷於罪乃復告去數歲桑哥敗復爲戶部尙書進參議尙書省

罷仍參議中書事湖南有宣慰庶子因爭蔭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情罪之仍官其兄時有人向正求爲兩淮運使正知其不才弗與遂作飛語構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蔭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能無私乎正辯析明事遂釋三十年遷南臺中丞大德元年以爲同僉樞密院事復出爲雲南左丞時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不可力阻之不得師出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差官領兵往徵必重賂行省乃得遣至則多方求索上下耗費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令土官自行輸納弊頓革而庫財歲有增焉又與右丞忽辛力陳民所不便詔從之事在賽典赤贍思丁傳八年移江西又移江浙武宗卽位入爲左丞進右丞至大二年復立尙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臣詣闕議事正上言八事曰守成憲重省臺辯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慎

賞罰節財用詔集議行之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時議經理河南江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其不可弗聽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變理非人所致平章李孟引咎乞罷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豈容分異耶忽都不丁不從丞相鐵木迭兒惡風憲官制已因傳旨言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省臣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議遂寢延祐六年薨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諡曰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終安慶路總管秉仁累官工部尙書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中統初年十六充皇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賊顧閏據海已附益橫彬討禽之又平泰興冤獄御史薦彬同知淮西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

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則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詔罷其四國家鹽利兩淮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江河諸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令入爲工部尙書徙戶部久之歷江西參知政事至大二年武宗旣復立尙書省聞彬才卽召拜尙書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尙書丞相脫虎脫三寶奴等務生事要功殺及無辜彬積誠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加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脫虎脫等強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遂堅臥一榻足跡未嘗出門未盈二歲仁宗卽位尙書省罷脫虎脫三寶奴等皆伏誅彬不與焉

家居七年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尋謝病卒

秃忽魯亦曰秃魯克烈部族也曾祖昔剌幹思勒太祖時兄弟四人早率部屬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命爲必闐赤長朝會燕饗使居上列祖孛魯歡亦曰孛魯合曰不花合憲宗時與忙哥撒兒共掌國政賜東鹿爲食邑至元初以黨附阿里不哥構亂論死父也先不花世其職爲也可必闐赤世祖使爲明孝太子傅後平章雲南政事討平夷亂定其貢賦大德中累遷至湖廣左丞相諡文貞也先不花弟木八剌爲御史中丞季弟不花帖木兒爲四川平章政事秃忽魯一門貴盛以蔭翺翔華近累官爲司徒至大初命知樞密院事踰年加左丞相改太府卿皇慶二年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秃忽魯爲人厚重常自謹畏爲相方二月卽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雨沙天文示變皆由不能

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不許未幾六月朔京師地震禿忽魯又上言乞賜放黜延祐元年復以災異乞罷皆不允尋帝以禿忽魯辭位誠切遂以合散代爲右丞相禿忽魯改知樞密院事三年出爲陝西左丞相是時前丞相阿思罕方挾周王以叛陝西震動禿忽魯以靜安之數歲泰定帝卽位召爲御史大夫元年旭邁傑倒刺沙爲左右丞相皆帝舊侍頗任威福國人皆不悅禿忽魯因上言御史言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此其可否宜斷自聖心者也惟臣爲陛下耳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法失守宜先退避以讓賢能於是省臣皆自引罷禿忽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帝皆不許明年加太保四年復進位太傅錄軍國重事未幾薨贈太師廣陽王諡清獻禿忽魯頗名爲持正而前以鐵木迭兒之黨後以倒刺沙不能安於其位故

意在謙退君子多之禿忽魯兄弟五人兄亦憐真官至湖廣左丞相兄子拜住哥南臺御史大夫拜住哥弟搠思監在權倖傳弟荅思湖南宣慰使怯烈中政使季弟曰按攤按攤子阿榮最知名阿榮字存初父按攤事成宗襲長宿衛以孝行聞詔特給七乘傳使侍其父也先不花於湖廣尋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海康與安南占城境接海島生黎叛服不常按攤威望夙著夷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稅在鎮期年以省親辭去至大初拜中書右丞宣慰使行浙東都元帥俄奔父喪於武昌以毀卒贈太保左丞相趙國公諡貞孝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湖南宣慰副使溫德亨奉使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祿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眾廣西寇起眾皆恟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

湖南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尙書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移宣慰浙東都元帥以疾辭天祿初復起爲吏部尙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俄拜參知政事知經筵進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眷遇甚重頃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元統元年卒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每見忠臣孝子則曰此國家之寶也輒爲之神往暇則與韋布之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頗深數學至順元年春策士於廷與虞集會於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然君及見之吾不復見此矣集應曰今文治方興豈有輟理存初國家世臣嫻於文學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阿榮卒後後至元元年科舉果罷六年乃復如

其言

伯荅沙也可札魯花赤忙哥撒兒孫也忙哥撒兒在權倖傳伯荅沙幼入宿衛爲寶兒赤歷事成宗武宗擢光祿少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進院使遙授左丞相武宗崩奉梓宮葬於北守山陵三年乃還仁宗復以爲宣徽使延祐四年合散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合散言故事右相必用蒙古勳臣合散回回人不厭人望詔遂以伯荅沙代合散爲右丞相而以合散爲左丞相時承平日久君臣端拱廟堂之上而百姓乂安於下一時號爲極治伯荅沙取充位而已六年遣持節授皇太子玉冊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改集賢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未幾以大宗正也可札魯花赤出鎮北方亦以清靜爲治邊民按堵泰定閒還朝加太保及齊王月魯帖木兒兵陷上都天順帝崩伯荅沙奉天子璽綬以上文宗

元書 卷十一
進位太傅仍兼大宗正也可札魯花赤總兵北邊至順三年薨伯
荅沙爲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其沒也貧無以爲斂人皆歎其廉
詔贈推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太師上柱國仍開府儀同三司威
平王子八郎官至大宗正札魯花赤
論日記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哉元三立尙
書省皆致擾亂塔刺海塔思不花乞台普濟務正紀綱不爲利回
劉正出入炭穴及經懲創色變談虎郝彬毅然以疾避戾亦近乎
潔清矣禿忽魯伯荅沙雖居高位而大權不屬天傾正統亡也忽
焉伯荅沙躬奉徽綬惟恐稍後何以名長者哉

元書 卷十一
塔刺海等傳
九

元書卷七十一

曾湘泉
刊
曾清心
門人曾廣休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二

邵陽曾廉讓

郝劉徐三王張敬曹郭王高列傳第四十七
 郝天挺字繼先朵魯歹氏族也後居安肅州父和尚拔都幼為國
 兵所掠見撫於郡王怯台長通譯語善騎射使宋伐金俱有聲稱
 太宗時復從曲出太子伐襄陽戰漢水上又從都元帥達海紉卜
 征蜀攻下興元劍閣抵夔府太宗命解衣數其創拜宣德西京太
 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改為河北東路行省憲宗二年卒贈太保
 儀同三司冀國公諡忠定諸兄位皆貴顯天挺少受業於元好問
 以勳臣子召見世祖嘉其容止命執文字備宿衛東宮明孝太子
 遇之甚厚選為參議雲南行省事拜本省參知政事改陝西漢中
 道肅政廉訪使成宗立入為吏部尚書除西臺御史中丞久之改

江浙左丞武宗卽位召爲中書左丞天挺英爽剛直與宰執論事輒面斥之不惜也以奏事明允帝特賜之黃金百兩天挺辭帝曰非利汝也乃旌汝敢言也乃受之然其時中書多冗位議者反以天挺堅執欲出之天挺遂以病告仁宗嗣位與李謙等十人以老成召赴闕尋命爲河南右丞復召拜御史中丞天挺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姦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且有傷鷹之患矣意蓋欲帝勇於納諫厚護善類以鋤擊邪慝也是時丞相鐵木迭兒專排異己故天挺及之皇慶二年天挺復疏陳七事一曰惜名爵略言先帝卽位之初大事方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昔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則朝器重則升斗之

祿足以鼓舞豪傑濫則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一曰久任使以爲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而數遷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請自今惟大臣可急選授其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以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姦之弊其五事曰抑浮費止括田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大嘉之詔令中書施行而鐵木迭兒大惡之出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不憐吉歹時方爲河南丞相故丞相阿朮子也累世勳貴然極尊天挺待以師禮由是政化益彰其歲天挺薨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冀國公諡文定著述具藝文志子祐字君輔亦號爲廉直位終西臺侍御史祐子忠恕官翰林待制上所著無逸圖命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元書 卷七十二 二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邱人也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大奇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敏中始爲中書掾至元十一年擢兵部主事久之爲監察御史桑哥柄政敏中劾其姦邪不報遂辭歸已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事去敏中復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我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能無過也乃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數歲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初以星變敏中上書論事之本政之先其目有七曰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諸守令恃貴倖橫暴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振之除東平總管

擢西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敏中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卽位召至上都與議庶政加太子贊善賜金幣有加頃之命參知河南政事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敏中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宣政二院各依舊制其諸衙門及近侍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以後諸衙門改升勅設類多冗員非世祖定制應從臺省分別裁罷然則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矣然欲得患失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萋菲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遏潛弭則事權自一紀綱自振仁宗深然

其言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義不苟進退必有所匡救又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申則戚形於色中夜嘆息至淚濕枕席爲文理明辭備著述具藝文志延祐五年敏中年七十六卒贈光祿大夫柱國齊國公諡曰文簡

徐毅字伯宏霍州趙城人也蚤學於許衡辟同知檀州事有聲至元中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所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又言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諸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諸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尙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言四川安起邊

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膏粱承襲未嘗知兵宜別議立法至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三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勿使苟爲進身之計若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皆時切要成宗初卽位毅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者宰相員太多議論不一故也竊謂宜亟用舊臣伯顏專一任之此逸於信賢之道也又言爲治不在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信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選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及赦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釋冤獄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事一無所問毅言其非有詆之者卽謝去已而除治書侍御史

大臣構害御史郭章毅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歷漢中河南河北廉訪使刑部尙書僉樞密院事參議省事拜西臺中丞毅爲人清方勁正明於治體仁宗時卒贈右丞平陽郡公諡曰文靖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也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書爲中書掾以薦侍明孝太子於東宮甚見禮待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居數歲進吏部郎中旣而以分置尙書省革罷其官二十八年罷尙書省復歸中書壽復爲吏部郎中以甥不忽木平章政事卽引嫌自免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行御史中丞壽復告歸明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進侍讀學士擢侍御史時不忽木已薨乃就職帝命壽徧祠江南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采訪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

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振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壽在臺論事剴切久之參議中書省事改吏部尙書武宗卽位首拜御史中丞尋拜左丞方踰月又爲中丞時帝與脫虎脫議復設尙書省壽與臺官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眞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旣

往知所進退天下事可從而理也不聽然帝亦頗有所回顧未遂從脫虎脫請也至大二年壽寢疾求代其秋竟復立尙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皆柄用明年遷壽爲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諡曰文正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也後徙真定少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中以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和禮霍孫以司徒開府奏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兼司徒府掾累遷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盧世榮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轉本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鉅夫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請並殺之帝不許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從之遷右司員外郎成宗卽位上言二十二事又請中書去繁文而責成於六

部行省調兵部郎中改禮部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勳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事皆允行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使振京畿東道饑民活五十餘萬人因條陳京東利病十事帝以高麗王昉已傳位子諫而聽羣小離開行賊輦下因諫入朝留之而已復位復以虐政爲國人所愬因遣約驗問約至宣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惟知自利豈肯爲汝家國地耶昉泣謝曰臣年耄聽信僉邪是以至此願奉表自雪且乞子諫還國約遂捕按其黨流杖黜有差而以故臣洪子藩知國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所產物東民大喜還除太常少卿尋詔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刑釋稱平又議鬪毆殺人者減死一等著爲令拜刑部尙書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州禽丞相阿忽台等命按狀

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獄遂定仁宗由是知約遷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武宗皆用其言仁宗在東宮思用約以自輔遂擢太子詹事丞進副詹事時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護東宮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眾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可預樞密事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也仁宗大悟自後常字之不名一日西園觀角觝戲已命取繒帛以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以約至而罷其見敬禮如此及仁宗卽位中書奏約參知陝西政事帝大怒然竟以爲河南右丞先是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錢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者於海外命河南行省還其舊業行省方竝緣爲姦田猶未給及約至立期

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至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眾以方詔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也丞相不憐吉歹以爲然遣使白中書遂徧行天下皇慶改元召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贈諡樹碑延祐二年奉使宣撫燕南山東道還拜樞密副使知樞密院駙馬荅失帖木兒方直宿衛帝戒之曰彥博非汝友也當師事之英宗嗣位鐵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遂致仕頃之丞相拜住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與修大元通制時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盡郡縣其地約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尙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事遂寢年八十二至順四年卒約和粹謙抑祿周姻族祭祀必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所薦達字允魯

神姚登孫揭傒斯楊靜皆佳士又推揚僚司輔惟良李源曹元用不憐吉歹以勳閎舊德膺受王封亦約所啟也平日論事精確而厚在刑部時有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遂射斃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奴卽弟奴也况殺之有故乎立釋之在禮部有京師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育於姊子年十六乃訴姊匿父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孤子育之成人姊恩多矣誠利其貲豈有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所傳約當獄辭頗多不備載著述在藝文志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也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阿魯渾氏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嘗從太史董朴受經年二十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勵名節革

尤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完澤方爲丞相以爲常談不甚經意也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入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可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仁宗爲皇太子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近侍以優俳進結言此昔唐莊宗所好也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尤敬之數年嗣位遷結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姦禁暴悉登於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鉅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厯遷揚州甯國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因謂丞相拜住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拜住

是其言除吏部尙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廷試
進士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
昌言於朝以爲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
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時初開經筵命張珪及結以帝範
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結援古訓證時政之失
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除浙西廉
訪使遷遼陽參知政事入爲刑部尙書文宗初拜中書參知政事
是時迎明宗於朔方文宗居皇太子位而近侍有求官賞者結曰
當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加
大結曰此當傳儲嗣不敢逾舊制也或致人於死而籍其妻孥貲
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遂譖結罷政元統元年召拜翰林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與張起巖歐陽元修泰定天秣實錄拜左丞中

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
丞相撒敦疾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是有罪者北
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
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
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
後至元二年薨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右丞護軍太原郡公諡文
忠撰述在藝文志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張珪嘗言結非聖賢之
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世以爲知言

張養灝字希孟濟南人也年方十歲卽讀書不輟其父母憂其過
勤而止之養灝書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長以才行薦爲東
平學正頃之游京師獻書於不忽木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
史又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嘆曰

此真臺榭也改中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而絕其自新之路乎眾皆感泣戒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舊尹莫敢詰問養灝盡禽置諸法一邑以安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爲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時議復立尙書省養灝言其不便旣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俄竝停院臺選官悉歸尙書養灝遂上時政書其略曰陛下龍飛之初詔中外一遵世祖皇帝舊制而近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異者一曰賞賜太多貨財非經天降皆世祖銖積寸累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陋邑疫魂嫠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躡不測之淵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比至積微成巨改樸以文然後得入於官水舸陸輿兵民警衛沒則責償

於見官壞則倍徵於來者其在下者有如是之難乃因一笑一醉之適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二曰刑禁太疏法者公器將以威姦弼教也比年更有賊敗各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無歲無赦殺人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嘗在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讐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氓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夕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遠引虛攀株連根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古之赦令出人不知所詔稿未脫姦民已羣然誦之乘機投隙何事不有以致官不知所畏罪露則逃民不知所愛罅隙益熾甚非導民以善之義也三曰名爵太輕陛下正位宸極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喜激於中故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

道有授平章左丞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
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濫未有若
今日者也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若因一時之歡加以極品
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之彼優游如此而得之自
今孰肯赴湯蹈火以赴國家之急哉四曰臺綱太弱御史臺乃國
家耳目所在近年紀綱法度廢無一存昔在先朝雖掾吏之微省
未嘗敢與其選今臺用之官皆從省調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
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自古姦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權者必
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臣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
累年山東河南蝗旱洊臻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就
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鬻爲食者比比皆
是當此之時朝廷減膳徹樂去譏緩刑停一切不應之役宜也今

初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修之擾內則有養老宮殿營
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縣或度遼伐木或濟江取材蒙犯毒瘴
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蔽體萬目眈眈無所
控告而董役者惟知鞭朴趣成邀功倖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計
國家之財絀生民之力彈哉六曰號令太浮近年朝廷用人縱意
調罷有若弈碁其立法行政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
期年而不變者甚則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卽止一人甫仕而代者
踵隨廟堂舉措如此則外方諸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蓋
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或急於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
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七曰侍門太多今天下邪巫淫僧庸
醫謬卜游食未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附諸侯王駙馬
爲其腹心羽翼中才以下鮮不爲其所惑若闖闖出賴發覺之早

未及生變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八曰風俗太靡風俗者天下之元氣也今以僞相高以華相尚以水滌爲沽譽以脂韋爲逢時以吹毛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己者雖跬躄而必用逆己者雖夷惠而莫容自非確然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也九曰異端太橫今釋道蓄妻育子飲醕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爲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以實腹藍縷以蓋體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造某宮凡人迹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莖茅撮土以覆頂托足昔世祖嘗欲沙汰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眾口而止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昭然已可知矣願竟世祖欲行未及之意一沙汰焉十曰取相之途太寬自古未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也今

間結寵入狀以自求進臣不知其可也脫虎脫等以養灝言皆切直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灝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尙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知貢舉累拜本部尙書英宗初參議中書省事帝以元夕欲於內廷張燈爲鼇山養灝復上疏諫丞相拜住袖其疏以入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廷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觀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初大怒旣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仍賜尙服金織幣帛以旌其直尋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尙書不拜丁父憂未祥復以吏部尙書召力辭泰定元年屢召皆不赴天祿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西臺中丞旣聞命

元書 卷七十二
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糶稍昏卽不用詣庫易之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夜卽禱天晝則出振終日無少息遂以勞得疾卒關中人哀之如喪父母至順時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平章政事柱國濱國公諡文忠著述在藝文志

敬儼字威卿易州人金參知政事嗣暉之元孫也嗣暉傳在金史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其從大父鉉金季進士以文名父元長太常博士儼嗜學善屬文以薦爲殿中知班因著憲章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器之成宗時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因致厚賂儼怒拒之後清瑄誅權貴多以賄敗而儼不與累擢監察御史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兒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以輸邊數年入御史臺爲都事中丞何瑋與省臣有隙省臣因言當覈臺選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耶語聞議遂寢至大時擢南臺治書侍御史是時議復立尙書省儼爭之不得遂亦忤

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爲轉運使欲以陷之儼至首劾
場官之貪污者法旣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參政來
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
力將殫病人以爲己不可參政從之仁宗嗣位召爲戶部尙書時
尙書省罷廷議盡革其宿弊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時不
用其言以疾辭除浙東道肅政廉訪使遷江西參知政事詔設科
舉儼薦臨川吳澄金陵楊剛中爲考試官眾稱其得人召爲侍御
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詔命省院共決儼
曰如此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不
許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及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
濫富民或以賂進儼以名爵當慎惜奏請悉追奪之明年謝病歸
徙居淮南意免復徵至治泰定閒屢召皆不赴天祿初遣使賜酒

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
輿疾入見賜食慰勞命朝會日無下拜尋拜平章政事復以老病
辭不許二年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薨贈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魯國公諡文忠子自強位禮部員
外郎

曹元用字子貞東平汶上人也幼嗜書常讀達曙不寐父宗輔憂
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其勤懇如此始以鎮江路學正
考滿游京師閭復大器之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元用卽論僚屬
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以供史職御史臺辟爲掾元用初不習吏
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
養灝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改尙書省右
司都事轉員外郎尙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閒從學者甚眾

延祐六年起爲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多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享於一殿仁宗崩無室可耐乃於武宗前結彩爲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殿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俄命直學士至治三年南坡之亂賊黨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甯死不屈從也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尙書兼經筵官遇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而出者有罰又謂大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又有欲損太廟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蒸嘗乃禮經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帝以日食地震星變求言元用曰應天以實不

以文脩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摅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當革冒濫嚴考覈務得真才朝廷咸是之拜翰林侍講學士仍兼經筵與修仁宗英宗實錄又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天祿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不可無也將大用之矣會卒帝甚嗟悼詔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參知政事護軍東平郡公諡曰文獻著述在藝文志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也至元時以才行見推擇爲樞密中書掾累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河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出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德間遷湖

北道上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又遷江西道入爲御史臺都事歷集賢待制翰林直學士詔與遼陽平章政事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召爲河東廉訪副使至大間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因賜貫馬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功郎拜治書侍御史皇慶初擢侍御史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參知政事踰年進左丞改集賢大學士久之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宜早選置從之遂遷太子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仕泰定元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年八十二薨贈光祿大夫河南平章政事柱國蔡國公

諡文憲貫博學尤精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焉同時楊桓字武子兗州人中統初爲太史院校書郎以撰儀表銘秣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緡拜監察御史成宗卽位疏時務二十事帝皆嘉納遷秘書少監擢國子司業未上卒桓博覽羣籍亦精篆籀之學以辨秦璽文名於時云

王毅字栗夫其先平原人祖父始遷汶上遂爲汶上人早歲舉令史大德末爲燕南河北肅政廉訪僉事仁宗藩懷過眞定命毅諭州縣撤供張華侈者能達王旨至大中累官至集賢學士延祐二年改御史中丞乞歸養親不許遷集賢大學士三年以爲中書左丞改江浙左丞未行明年遷平章政事其歲姦臣鐵木迭兒方以臺官言罷相中外愉快數歲復以爲太子太師毅伏闕極諫言鐵木迭兒逞私蠹政難任師保恐爲將來莫測之禍不報毅懼復以

親老乞養從之仍賜其父玉幣而玉仍命毅服官勵其忠也明年仁宗崩至治元年英宗起壽安山佛寺御史索咬兒哈迷失以進言譴死毅復力爭不聽而鐵木迭兒復相既興蕭楊賀之獄凡有前嫌皆在必報遂以帝命毅及高昉徵理在京諸倉庫糧帛虧額毅知鐵木迭兒意在聚斂又欲假此相陷害也欲以計緩而弭之鐵木迭兒遂大譙讓以爲失陷國儲罪不赦也欲殺之丞相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乃遂免去毅清正敢言士林交美泰定帝立御史言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天下咸知其冤詔存者召還錄用於是毅遂還朝以爲翰林承旨數歲遷大司農天祿二年復平章政事薨高昉字顯卿大名元城人也大德中爲右司員外郎御史謝讓舉之遷禮部侍郎命治江南白雲宗獄白雲宗獄者釋教之別傳也

是時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貲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昉以戶部令史蘇志道從推勘幽隱凡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當還民間還之閱二歲使志道五往返京師始以其獄上遂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貧弱獲蘇昉之力也至大初昉參知江浙政事有旨範京城新寺供佛銅器以行省督視期迫不能具或謂宜省庫錢以充用昉曰歷代錢貨孰敢擅毀有頃詔發庫錢與楮幣竝行眾方服昉之識海舶歲運米數百萬石以食京師官給道里費朝以昉領其事分毫悉給於民昉以官吏出入風濤請優其序遷以勸來者著爲令進本省左丞江左繁富中外徵求百至昉熟知利害務簡靜不擾以是民用甯一旋入參知政事改集賢學士出爲南臺侍御史延祐三年復召參知政事明年

爲左丞五年轉右昉以廉能名又天性忠讜不避權貴與王毅俱以論鐵木迭兒積恨免秦定初以御史言起平章湖廣政事先是兩廣蠻獠岑世興累歲爲寇昉因請遣使招諭之遂入朝貢朝廷賜玉帶以旌昉功薨於位諡曰文貞其時有曹鑑至治初爲江浙左右司員外郎詔治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亦無纖毫擾人甚稱之鑑字克明宛平人也始用薦爲淮海山長南臺辟爲令史除興文署令命爲安南使伴送沿途問難唱和應答如響自江浙移湖廣左右司時行省丞相忽剌歹怙勢恣縱僚屬皆畏之鑑獨當官而行不爲回撓湖北臺司舉鑑堪居風憲不報天祿初調江浙財賦府總管屬時大水鑑損其賦十六七勢家因欲詭免鑑則覈實諭令首輸數年遷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古今禮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

辯析詳明君子多之後至元元年進禮部尙書卒贈譙郡侯諡文穆鑑天性純孝誼篤親族歷官三十餘年儻屋以居歿之日家無財惟蓄書數千卷皆鑑手校定鑑爲詩賦尙騷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著述具藝文志

論曰天挺四朝老成陳紀綱以正朝廷敏中毅壽約結皆剴切匡救渙然冰釋養灑剛直被錮敬儼以忤見陷元用死不從亂郭貫王毅高昉力摧權蠹皆勁節之士剛而能溫所謂鼎玉鉉者乎約善處人父子君臣之間中外宮闈皆受其福賢哉

曾玉成

曾湘泉 刊

曾清心

門人曾紀芬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二

